

新馬面臨的共黨滲透危機

羅石圃

新加坡和馬來西亞，自獨立後，便分立為兩個國家，但兩國共黨則迄未分夥。不僅馬共武裝陣營中已有馬人，而非武裝馬共滲透份子，且有馬來族文化界鉅子以及滲入了執政黨的閣員。由他們在被捕後所供出的顛覆陰謀，顯示滲透份子所進行的統戰，更能掌握多元民族民主政治的弱點，作為武裝奪權的先鋒。其所造成的危機，較武裝叛亂的馬共尤有過之。

一 馬共以華人為主體的來由

一九三〇年，「馬來亞共產黨」建黨，其首任總書記賴特（Li-Ghter），雖非華人，乃由第三國際派遣而來，但黨員幹部則均以華人為主體，以致他在大戰告終時，卒被馬共代表大會昇以「獨裁者」，「把黨引向毀滅之路」的罪名被清門下台，即由華人陳平接替他的職務而直接聽命于中共^①。由于中共在一九二〇年建黨之日開始，便設立「南洋共產黨」于新加坡，當時新馬同屬英國海峽殖民地政府，以吸收南洋華僑為目標的共黨組織既以新馬為大本營，以致近水樓台的新馬僑社，亦成為它爭取黨員的優先對象，這是造成馬共陣營中以華人為主體的原因之一。^②

馬共建黨後的初期，在信奉回教的馬來人社會中，既使馬列主義的傳播感到格格不入；在僑社吸收成員亦頗為困難。至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開始，中共藉服從國民政府參加民族聖戰的掩護，派遣幹部前往新馬，利用華僑抗日救國熱情，以各種抗日團體為其外圍，從而吸收黨員，使馬共組織得以迅速擴大，並滲入學生，工人社團。惟以英馬殖民政府監視甚嚴，以致此一期間馬共份子被捕入獄或驅逐出境者為數甚多。由于他們都是華人，其被驅逐的，回到大陸都被中共捧為「民族英雄」，並加以訓練後再潛回新馬；而被關入監獄的，則于日本進攻南洋前夕，亦被英方全部釋放，且編練為抗日義勇軍，這便是馬共擁有武裝，且其成員均為華人的濫觴。

一九四一年底，新馬正面臨日軍的進攻，英方為組織敵後游擊隊以便擾亂日軍後方，特設立「第一〇一游擊訓練班」，將所有入獄的馬共份子一律釋放并均納入該班訓練，其後並以他們為基幹，組成「新馬華人義勇軍」。至英軍潰敗，馬共乃裹脅他們及攫取大批武器竄入森林，成立「馬來亞人民抗日軍」，其高峯時代擁有六千餘人，編為八隊而分佈于全馬各地，所有支授，多取給于

註① 「瀕臨毀滅中之馬共」，專題研究第卅九期，「中國國民黨」第六組編印，一九五九、十二、十四出版，頁一。
註② 「匪俄在東南亞競爭」，本刊四卷、六期，黎世芬著。

華人。日軍則利用馬來人監視抗日游擊隊活動，對被迫供應抗日軍糧秣的華人，均指為反日份子而給予酷刑，導致游擊隊對甘作日軍鷹犬的馬來人亦予以殘酷的報復，華馬兩族的對立便由此開端。^③

其實華馬兩族相互仇視，正合乎日本軍閥分而治之的目標，因而從中推波助瀾，更替馬來人製造一種所謂「泛馬運動」(Pan-Malay Movement)，且強調同奉回教的印尼人與馬人在種族與語文信仰風習諸方面的關係如何密切，應該一致團結，組成「獨立印尼及馬來亞聯邦」，藉以對抗此一地區的華人勢力。至日本投降前夕，曾召集兩國民族主義領袖制訂「印馬聯邦組織綱領」。此一計劃雖隨日軍的投降而成為畫餅，但印尼的「蘇加諾主義」與大馬的「泛馬運動」，在共黨滲透份子的利用下又死灰復燃，其所造成的排華情勢，又適足以便利共黨鼓動華人企圖藉北平撐腰以奪取政權。^④

二 以民族分化新馬居民

馬共在大戰結束後，其所以重告猖獗，乃由于捲土重來的英國殖民者，仍襲日人以馬制華的故智，尤其是堅持「馬來人土地保留法」，將五十萬下鄉墾殖多年的華人，一律勒令他們放棄田莊，以致在共黨所提出的向英人爭獨立，向馬人爭平等的號召下，這批無家可歸的華人農民，固然大都上山入夥，其他的華人也多表同情。再加上中國大陸赤化，北平政權對馬共的公然支援，不僅設在華南的馬共電台日夜都以廣播號召新馬人民支持馬共造反，而北平電台亦隨時予以轉播。甚至公然表示支持馬共武鬥奪權，更使新馬華人認為北平所扶植的馬共，是在為他們遭受馬人的政治壓迫打抱不平。

誠然，新馬獨立後，馬共在政治號召上已喪失了驅逐英國殖民者的前提，以致此一期間，其實力由一萬二千人祇剩六百人的殘餘，並曾以和談商洽放下武裝，但在不久後，馬共不但重整旗鼓，且從泰馬邊境山區，再將勢力伸入西馬各州。此中因素雖多，而最主要的；則仍然是對華人的歧視虐待。因憲法賦予馬來人優越地位，對他們界爭了太多的保障，處處限制華人發展，使華人感到比在英國統治下更加不平，雖經華馬印三族領袖組成「華巫印聯盟」——將代表華人的「馬華公會」，代表馬人的「巫統」，及印人的「國大黨」組成聯合黨，以便化除民族軋域觀念，避免共黨挑撥利用，無奈馬人民族主義的壓力隨獨立而激增，使聯盟的努力往往因此落空。^⑤

馬共在獨立後的重告猖獗，其實並非馬列主義的功效，乃完全倚賴民族主義的掩護所造成。就其殘餘份子退入泰南的初期，其所以能够獲得泰方的同情，便是基于泰人慌于馬方支援泰南馬裔同民分離運動——企圖使他們離泰歸馬，以致認為與大馬民族主義

註③ 「從北平看馬共分裂」，本刊十四卷、四期、拙著。

註④ 「華人與馬來亞之建國」，一九七二年、三、「中國學術著作獎勵委員會」出版、楊建成著、頁一〇一——一〇二。

註⑤ 「東南亞新興國家」，中華文化事業出版事業委員會出版、一九五七、十二、再版、朱鶴賓著、下冊、頁四七五——四八八。

極端份子勢不兩立的馬共華人，能够盤據交界的山區，大可隔斷馬方與泰南回教分離份子的來往支援，乃使馬共得到了喘息整補的機會，至于它何以能進一步再將勢力伸入西馬各州？誰也不能否認這是當地華人偏激者甘受其利用所使然，而馬來人在獨立後以主人自居的逼人氣勢，便很容易將華人偏激者逼上梁山。⑥

正如大馬內政部長加斯里所指出的！「馬共並無勢力，但它從我們的弱點中可以取得力量」。⑦多元民族的馬、新兩國，在華馬兩族民族主義被導向偏狹左傾後，其最易于遭到共黨滲透份子從中利用的弱點實在太多，不僅在兩國內部可以煽動兩族互鬥，掀起像大馬「五一三」種族暴亂的血腥，而兩國之間利害不可分的密切關係，也可以就分別建國的來由加以離間造成互相傷害，當英國退出此一地區後，其海峽殖民地所屬的新、馬及砂勞越、砂巴都一致主張成立「馬來西亞聯邦」，但倡議最早的新加坡反而沒有加入，便是由于「泛馬主義」的作祟所使然。

當時馬來亞的人口，為馬來族四三三萬；華人三四四萬，如果加上以華人佔百分之八十的新加坡二百多萬人口，則大馬組成後，馬族在大選中便無法壟斷政權，遂迫使新加坡不得不知難而退。此後新馬兩國等于是代表兩族在獨立後從事競爭，雖兩國當政者都明知必須同舟共濟，但亦往往有損鄰而不利己的情事發生。何以致此？從最近兩年先後破獲的共黨滲透份子顛覆陰謀便可了然。

三 牽出馬族共黨滲透份子的要人

過去一般多認為馬共乃以華人為主體，在其武裝陣營中，雖間或有少數的馬、印族人，但滲入各階層的潛伏份子——尤其在上層社會，幾乎都是華人，理由是馬來人都為虔誠回教徒，其教義在思想信仰上所形成的反共武裝，既使馬列主義無隙滲透，且以華人為主體的馬共陣營，對馬人更加水火不容。這從以往新馬兩地所破獲的馬共祕密組織中，並無馬人共黨滲透份子，更可使這種觀點得到證明，但從去年李光耀訪問大陸前後，在一連串破獲的五十多名馬共滲透份子之中，其間竟有馬來族的高級知識份子，且由他們牽出了大馬執政黨的高層人員——包括巫統中委兼內閣副部長，遂使上述的觀念不得不因此推翻。

自上年十一月開始，新加坡政府由于洞悉中共邀請李光耀總理訪問大陸，乃出于一項輔助馬共進行顛覆活動的陰謀，于是分別將共黨滲透份子予以逮捕，進一步再根據搜獲的文件與口供按圖索驥，到李氏于五月底訪問大陸回新，即宣佈從一至四月先後逮捕的共黨滲透份子計共五十人，其中十人為大馬公民，已交由吉隆坡處理，其餘的多已供認出加入馬共組織及從事顛覆活動的詳情，于表示悔改後，多已獲釋自新。⑧

註⑥ 同註③。

註⑦ 「南洋商報」，一九七六、九、二、版五。

註⑧ 「李光耀訪問北平的評估」，本刊十五卷、十期、拙著。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爲馬來文「每日新聞」編輯胡申扎希丁，及前助理編輯阿羅米瑪，這兩名馬族高級知識份子，都自供所負的任務，爲向馬來族人宣揚共產主義，所採的策略是：一方面在標明共產黨乃爲窮人及被壓迫者從事鬥爭；另一方面要使馬人相信他們在新加坡乃被忽視的一羣，共黨的鬥爭，正在爲窮苦的馬人打出一條光明的出路，從而使共黨在馬人心目中不是敵人而是朋友，當時機來臨，準備接受共黨的幫助進而參加它所發動的戰鬥。

一般或認爲馬人在新加坡爲少數民族，對掌握了政權和經濟權的華人，由于嫉視而難免遭到共黨的利用，至于在馬來西亞境內的馬來人，其思想行動自不致左傾，誰知在胡申與阿羅的自供中，居然揭露了指揮他們進行顛覆活動的，竟是居住在吉隆坡且爲文化界鉅子的另一馬來人——沙末、伊斯邁，而在新加坡的祕密組織，也是屬於大馬總機關的分支。^⑨沙末是馬來西亞「新海峽時報」執行總編輯，不僅在新聞界擁有很高的地位，且被稱爲馬來民族主義和馬來文化先鋒，在被捕之前，尚獲得吉隆坡政府頒給一筆文學獎金，以褒揚他在民族文學方面的貢獻。

更值得重視的，爲沙末的政治關係，他是新加坡「巫統」的常務委員會主席，回到吉隆坡後，雖未加入大馬「巫統」，但據他自供，十多年來，「巫統」領袖，經常和他保持密切關係，討論有關黨政重大問題，甚至于策劃大選，也徵詢他的意見，在受邀向「巫統」黨員講演最近政治形勢及其他政治問題時，備受聽衆及「巫統」領袖們的推崇，然而他在一九四九年，便已正式成爲馬共黨員。至一九五一年在新加坡因涉及共黨活動被捕，在兩年的拘留期間內，接受了更高的政治訓練，使其共產主義立場更加堅強。他所負的任務：一方面是利用所任職的報章建立宣傳據點，吸收指揮從事傳播工作的馬人，撰寫馬來人最關注問題的言論，藉以煽動他們不滿情緒；另一方面又結交吸收在朝與在野黨的政人，以便將政策導誤到適合共黨的要求。^⑩

四 馬共已滲入大馬政黨核心

很顯然，沙末是馬共馬來族人幹部中具有相當高地位的，在他指揮下的統戰陣線要角，亦滲透了高階層，由他所供出的，在新聞界，有大馬「每日新聞」副總編輯沙瑪尼，由他在一九七六年曾獲大馬最高元首華誕封賜AMN勳銜，列爲五位名報之一，便可看出他在大馬新聞文化界的地位。在黨政方面，牽出了六人，包括：「巫統」中委及馬內閣閣員兼科學工藝環境部副部長阿都拉阿末，勞工部副部長阿都拉瑪節，「馬華公會」執行祕書長陳見辛，「民主行動黨」國會議員陳慶佳，及該黨全國財政助理陳國杰，「馬來亞人民社會黨」中委卡欣阿末。

註⑨ 「南洋商報」，一九七六、六、廿五、版三。

註⑩ 「沙末伊斯邁自白的啓示」、「南洋商報」，一九七六、九、三、「社論」、版廿五。

據今年二月四日大馬國家警察首長宣佈：上列六名政要已根據內部安全法予以逮捕，其中五人已經承認參加馬共統戰活動並表示悔改，祇有一人，仍堅守馬克斯——列寧——毛澤東教義。雖然國會在野黨為國會議員遭受逮捕而興起了軒然大波，連「馬華公會」總會長李三春亦發表文告，表示對陳見辛的被捕頗為驚疑。但在這批滲透份子經由電視訪問，一一供認出各人為馬共執行統戰工作的實情後，大家更不能不認為他們的被捕，乃罪有應得，不過疑竇雖已因此祛除，但又令大家更十分震驚，原因是不僅馬共滲透份子竟有高階層的馬來族人，且華馬兩族的共黨高幹，毫無水火不容情事，而是彼此之間合作無間，如由沙末所供出的六名滲入黨政的共黨統戰幹部之中，即為華馬兩族人各佔一半。

拉瑪節在供詞中，指出他在五十年代就讀于新加坡馬大時，即已參加馬共統戰工作，其後曾到過莫斯科、北平，分別接受中俄共的洗禮，並在倫敦與馬共駐英機關發生聯繫，而拉阿末則稱他自一九六八年起，便與吉隆坡蘇俄使館人員經常聯繫，並相信他們所指出的，印支地區終為共黨武裝所席捲，便是東南亞各國的榜樣。因此，他們認為發展一枝共產武裝力量，便可加速接管政權。^⑪由此可見馬共的統戰工作，在以增強其叛亂武裝力量為目標。這一方面說明了中俄共雖有和平與武鬥路線的分歧，但雙方對馬共所採取的兩線並進策略，則是協同一致，另一方面更揭穿了大馬內政部一九六九年所發表的「剿共白皮書」中，所稱馬共已完全放棄合法鬥爭，專採武鬥奪權手段，及蘇俄駐馬大使聲稱：泰馬邊境被稱為馬共武裝的暴徒，祇是一批土匪，和蘇俄從無關係，都是騙人的謊言。^⑫

更發人深省的，為新加坡破獲馬共滲透份子先後五十名的時間，在在上年一至四月，對胡申所供出的，其所進行的共黨統戰活動，乃完全接受住在吉隆坡的沙末指揮，這項供詞的筆錄送達馬方，至遲應在四月底，而大馬警方何以延到六月廿二日清晨始將他逮捕？此一問題的答案，在大馬警察首長的廣播詞中，已透露了絃外之音，他指出沙末雖曾作過殖民地時期的共黨鬥士，但其後即已停止，直到一九七四年底都是如此。至親共跡象再顯露時，警方始對他調查監視，但照沙末的自供，他一直都在進行統戰活動，尤其是指揮新加坡的共幹，透過新聞文藝煽動馬來人反對政府的情緒，在大馬，則以排華及暗示回教可與共產主義並存為工作的目標。

馬方何以對沙末此類活動均不認為與共黨統戰有關，且頒給他馬來文化先鋒的獎金？顯然是被共黨造成的錯覺所炫惑，誤信殖民地時代參加馬共活動，到爭取獨立的目標已達而表示自新者，便已斬斷了與共黨的關聯，而在文化領域激發馬來人民族意識雖走向偏狹，以至不滿以華人為主體的新加坡政府，都是民族英雄。因而對新方所牽出的參加共黨活動的馬來人，亦難免將信將疑，這便是大馬內政部長加斯理所慨言的，馬共乃由華馬兩族和新馬兩國缺點中所取得的力量，也是新馬最大的危機。

註⑪ 「南洋商報」、一九七七、二月五——八——十三日，均載于版五。

註⑫ 馬來西亞內政部「剿共白皮書」、一九六八、十一。

五 供出挑撥新馬當軸惡成的陰謀

自這次以馬來人爲主的滲透組織被揭露後，馬政府即不諱言馬共組織中已有馬來人參加，上年八月十三日，加斯里內長在記者招待會上宣佈，馬共二千零五十四名有檔案的黨員之中，依其種族分別如下：

馬來西亞華人：七三二名；馬來西亞巫（馬）人：一〇七名；華裔泰人：

六六一名；泰國回教徒：

五〇九名；其他：

四五名。^⑬

在大馬內政部爲此案所發表的文告中，亦明白指出：馬共顛覆馬來人計劃的第二策略，乃利用吉隆坡爲行動基地，以指揮新加坡馬來人藐視回教，消除他們接受共產主義的障礙，進一步在新加坡建立一個廣泛親共的馬來人基層，作爲滲透大馬半島的跳板，如果再從今年二月新方所破獲的另一由馬人領導的共黨組織看：其包括的成員，無論族別國籍、職業均甚爲廣泛，且以挑撥新馬兩國關係惡化，及推翻兩國民主政府爲目標。

新加坡內政部于今年二月十日發表的文告中，指出G、拉曼（G. RAMAN）已遭受逮捕，這位出生于大馬吡叻州其後在新就學再留學英倫而成爲新加坡公民的律師，是以串通歐洲共黨，企圖通過「社會主義國際」向新方施加壓力，要求釋放被扣的馬共份子，並煽動當地青年學生響應人權運動，以便恢復共黨統戰活動的罪嫌而被捕的，其後在搜獲的文件和他的供證中顯示：參加他所領導的祕密組織份子，有教授、記者、醫生、律師及工商企業鉅子，除供給歐洲共黨以打擊新政府聲譽的資料而外，並有挑撥新馬兩國領導階層關係惡化的陰謀。

由此案所牽出的阿倫、先谷杜凡（ARUN SENKUTUVAN），和何廣平，都是前「遠東經濟評論」通訊員，被捕時，爲「亞洲金融」、倫敦「經濟時報」、倫敦「經濟學人」、孟買「商業及亞洲雜誌」自由撰稿人，他們在G、拉曼領導下，與另一大馬高級知識份子多明尼克互相呼應，對新政府採兩面夾攻策略：一方面破壞其信譽，並在大馬領導層及海外醜化李耀總理的印象；另方面通過在「巫統」內的聯繫，促使其領袖們懷疑新加坡當軸的好意與動機，藉以製造兩國當政者的誤會和仇嫌，導致兩國的經濟和各種關係惡化。

關於挑撥新馬關係的事例，在阿倫的供詞中，已舉出他們于上年三月，曾安排「遠東經濟評論」編輯德維斯（DEREK DAR ES）與李光耀私下晤談，再將談話錄音中關於李氏對大馬領袖的觀點，斷章取義地重新製作拷貝，交給多明尼克，據稱可經由其兄長親手轉交給大馬總理胡先翁，顯見他們在馬來西亞領袖左右已佈有內線，至于大馬當政者對新加坡當局，已否被共黨滲透份子的

註⑬ 「南洋商報」、一九七六、八、十五、版五。

挑撥而有所隔閡與懷疑？從新方在此同時所破獲的另一滲透案即可窺知。^⑭

今年二月廿五日，新政府公佈了在野黨——「人民陣線」祕書長梁文貴在入獄後的「自白書」，其中指出他在一九七二年于吉隆坡會見了一位大馬政壇人物，當被詢及「人陣」能否代替「人行黨」執政？對梁所提出的經濟支助要求，得到的答覆是：他的政府和黨，給予「反對行動黨政府的政黨」捐款，是「沒有問題」，但須「接受命令」。其後雖由于梁所陳述的「人陣」擬定的大選奪權腹案，被對方認為「行不通」，但明白指出：「新加坡之所以穩定，行動黨所以不會分裂，且仍獲得新加坡人民支持，重要的，在李總理——尤其是他的良好聲譽。因此，攻擊李氏，破壞他的聲譽，使他失去尊敬心，才是有效方法。」

自白書中且稱：繼後在吉隆坡經由同一路線的介紹，他又會見了兩位自稱為大馬政治部官員的譚君和許君，對他都表現十分友善，首次接觸，便給予他以聯絡的電話號碼。譚君的說法，和與他首次晤面的某政壇人士所言如出一轍，並鼓勵他回到新加坡後繼續政治活動，如果因反對行動黨政府被捕，可保證給予他的母親和妻子照顧。^⑮這項揭露，雖經大馬警察首長加以否認，但難保警方沒有滲透份子假借名義，藉以實現其挑撥新馬關係的陰謀。

六 誰在幕後對馬共統戰調配指揮

從上年開始，新馬兩國次第破獲的馬共祕密組織後，在滲透份子的國籍上，雖有華馬兩族的不同；在背景上，又有來自歐洲、澳紐及馬共基地之分——且有分屬馬共兩派：一為「馬來亞民族解放陣線」（「解陣」），被認為受蘇俄指揮；一為「馬來亞人民解放同盟」（「人解」），受中共指揮，但正如新政府于李元耀率團訪平後公佈此次肅清行動的文告所稱：

「新加坡人民不可忘記的是：這兩派無論在思想上有什麼分歧，目標仍然一致，那就是用滲透和恐怖手段，藉以取得政權。」^⑯

至于新馬兩國所破獲的各個共黨祕組，在國際背景與所負任務各不相同的情況下，是否有統一的調配指揮？這從被捕份子分別的供詞，及新政府發動此項大整肅行動，乃在李光耀決定訪問大陸前，便可窺見大略。

據在澳洲加入共黨的女教師黃麗瓊供稱：她返新後，曾到過泰馬邊境，接受馬共軍訓，其後被召到香港「金門酒店」參加祕密會議，接受中共幹部供給的情報與經費，並決定成立「人解」海外第九支部于新加坡，在此同時，新方已得悉：由五十六國組成的「社會主義國際」，已接到荷蘭工黨的一項指控，譴摘新加坡執政的「人民行動黨」違反人權，及剝奪人民言論自由，並舉出未經

註⑭ 「星島日報」、一九七七、三、十三、十七、均版二、及「南洋商報」、三、十一——十七、均版三、

註⑮ 新加坡「內政部文告」。一九七七、二、廿五、「新海峽時報」、同日、版一。

註⑯ 同註⑧。

審訊，即將嫌犯扣留等各種事例，要求開除該黨會籍，設在華南的馬共廣播電台，亦于此時提出了同樣例證，不斷攻擊「人行黨」執政的新政府黑暗專橫，煽動新加坡人民必須為被監禁的民主鬥士恢復自由而奮鬥，顯示馬共在新設立的海外第九支部，便是聯繫歐洲、澳紐、及馬共總部的中心，且由北平統一調配指揮。

再由G，拉曼律師的供證，指出他所主持的小組，以供給歐共以新政府違反人權事例資料為主要任務，並企圖在新成立人權委員會，俾配合國際壓力及發動學潮，迫使新政府不得不釋放被禁的共黨份子及其同路人，以便在大選中奪取政權。而參加他小組的傅樹楷醫生，則是馬共主持學運，及為武裝基地接應醫藥補給的要員。其餘的成員如阿倫、何廣平等，則勾結在吉隆坡的多明毛克，通過他在「巫統」內部所佈置的關係，進行對新馬兩國領袖間的挑撥離間工作。

至于沙末所領導的滲透組織，在表面上，雖祇着重于將馬來人的民族主義導向偏狹排華，實際上亦在造成分別以華馬兩族人為主體的新馬兩國政府對立，且在巫統及馬政府內部佈有高級滲透成員，大可以其影響力量唆使大馬領袖相信新加坡當軸對他們不懷好意的讒言，並暗中支援反對新政府的黨人，他如新加坡「人民陣線」祕書長梁文貴在吉隆坡所會見的大馬某政壇人物，及自稱大馬政治部官員譚君、許君，無論他們是滲入馬政府的共黨份子，或冒牌官員，其所指示的推翻新政府策略，如能保密，當可鼓舞該黨造反奪權，一旦洩露，也可促使新加坡當軸對馬方的惡感，都是有利于共黨對新馬的統戰陰謀。

七 結論

就共產黨人的觀點，以華馬兩族為主的新馬，其顛覆策略，必須以煽動兩族各走極端而互相仇視為前題，由大馬獨立以來，馬來人日益嫉視華人的經濟地位，指華人為剝削階級，認為祇有以法律多加限制華人的發展，方可保障馬人的權益，甚至有將工商業收歸國營的極端主張，但在華人方面，則由于大馬政府對馬人保障的法律過多，幾使華人無發展餘地，在政治上所遭受的壓迫較殖民地時代尤有過之，以致認為馬共及其支持者——中共，都是為大馬華人打抱不平。

一般多誤認大馬的馬人和新加坡的華人都沒有理由親共，然而實事證明馬共份子已無國籍種族之分，因為新馬華人血肉相聯，尤其他們所經營的工商企圖分佈兩國各地，大馬華人所受的政治壓力既使居住在新的同胞無法視同秦越，而貨幣及證券與出口市場等的分家，更使兩國華商同遭不利，所以也難免落入以為華人爭取政治地位平等的馬共陷阱之中，至于在新加坡居于少數民族地位的馬人，對以華人為主的新政府，又被滲透份子指為代表剝削階級的統治機構，參加馬共便可將它推翻，而大馬的馬人，一方面為同情其在新加坡遭受華人政治經濟雙重「壓迫」的同胞，另方面也認為馬共可替他們消除剝削階級，所以也因此進入共黨彀中。

共黨已滲入馬來人社會，在大馬前總理拉曼（TUNKU ABNUL RAHMAN）于一九六九年出版的回憶錄中，便已明白指出

大馬「五一三」種族暴亂，乃由共黨採用兩面統戰所造成——透過「泛馬回教黨」打擊「巫統」；透過「民政黨」及其他華人政黨破壞「馬華公會」，並舉出中共曾經由其在馬工作人員撥款支援「泛馬回教黨」，且指「巫統」內部有「過激派」，堅主外策須靠近「亞非集團」。^⑦其後拉薩克上台，迅即參加不結盟國際組織，及與北平貿易建交，放棄大馬一向堅守的親西方且不與中共往來的外策，雖顯示這是出于「巫統」內部「過激派」的抬頭，但無人相信共黨可以滲入堅持回教信仰的馬來人政黨。

由最近新馬兩國所次第破獲的馬共秘密組織，便可了然于共黨的滲透如水銀瀉地，並無華人馬人之分，且在新馬兩國聲應氣求，相互配合，不僅利用民族主義，從華馬兩族造成各走極端，且分別促使以華馬兩族人為主體的新馬兩國政府當軸，互相懷疑傷害，不惜損己害鄰，使彼此的暗鬥，都在它統戰撥弄操縱之中。從沙末和滲入馬政府的兩位閣員自供，便不難喚醒大馬政要恍然悟到拉薩克執政期間，其外策的左轉，以及片面宣佈新馬貨幣與經貿措施的分家，都是受到這批滲透者的影響，但共黨的滲透是多線兩層層潛伏的，所以「巫統青年團」所力主的清黨工作，我們認為應與剿共進軍等量齊觀，且應該遍及所有黨派和各階層。

註⑦ MAY BEFORE AND AFTER 拉曼著，馬來「前鋒日報」出版，一九六九、九。

以色列政潮之分析

石樂三

以色列總理拉賓(Yitzhak Rabin)剛從華盛頓訪問歸來，突因涉及其夫人在美國銀行存款違法案件，而於四月七日引咎辭去了其在五月大選中勞工黨以總理候選人，這不僅攸關勞工黨在大選中的成敗，同時也影響未來日內瓦和平會議的進行。以色列財政部長拉賓諾維茲(Yehohua Rabinowitz)形容這次政潮『在以色列建國史中是一次最大的政治危機。』

一 政潮經緯

多事的以色列，近三個月以來，連續發生了兩次政潮，導致了以色列空前未有的政治混亂局勢。

去(一九七六)年十二月間，以色列聯合政府中有三名國家宗教黨的部長因倒閣而被開除，同時也有二名獨立黨派閣員辭職，以致勞工黨在國會僅保有五十一席(原為六十五席)，不足一百二十個總議席的半數，於是，拉賓內閣不得已始提出總辭；但在全國大選之前，拉賓仍繼續負責過渡的看守內閣。

今年二月廿三日，勞工黨曾召開黨員大會，推選該黨出席五月十七日全國大選的總理候選人，參加競選的勞工黨領袖有拉賓與